

总工程师的 日常生活





2 034 9238 1

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

何卓琼 余松岩 伊始 杜峻

中国文联出版社

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

何卓琼 等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北京展望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226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10355·462 定价：(平装本) 1.85元
(压膜本) 2.20元

目 录

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	何卓琼	1
生活的漩流	余松岩	97
“狗咬豹”和它的主人	伊 始	227
握手之后	杜 峻	285

总工程师的日常生活

何卓琼

一

静心在家里不过是个“九流”主妇。

同往常一样，她只能依赖罐头打发席面，为丈夫准备一顿丰盛的接风酒。

她打开了三只罐头：午餐肉、凤尾鱼、醋渍草菇。玫瑰色的肉，金黄色的鱼，小圆帽似的草菇，色香味俱全，只是她做的两道菜大煞风景：芥兰菜煮过了劲，又烂又黄。土豆放多了盐，临时冲了开水。她一生都在搜索枯肠为人们呈献文艺珍品，可在饭桌上，她拿出的总是不合格的“作品”。

“不要紧，”她想，重要的是丈夫马上就要回来。丈夫，她的王国的总统。她笑了，不无得意地打量起自己张

罗的菜肴。不错！简直可以跟白宫的鸡尾酒会媲美。

她的情绪好极了。运动员讲状态，文化人却绝对要讲情绪。她承认，文化人大都是情感疯子。

她拍打拍打双手，重重地坐到沙发上。四十七岁了，她已经经不起劳累，手脚也不如先前利索了。在网球场上锻打出来的那健美的身段，也开始发胖，诚如她手下的编辑们所恭维的“富态”了。幸而，她的风韵犹存。这是一目了然的。她通体透发的与众不同的气质使她如此明显地有别于千千万万个普通妇女。她是个不同凡响的女人。

她翻开一本文艺杂志，慢慢读着，等着丈夫归来。这种时刻，她的心境往往会变得很古怪。仿佛，她的一生都在等待，丈夫总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

丈夫经常外出，常常从本省的这头跑到那头。电力网越来越大，每个地区都有发电厂、变电站、供电所，都拥有发电机组、变压器、调相机、输电线路，还有继电器什么的。常常不是这里的一项什么工程动工了，便是那里的什么设备投入运行，或者是什么地方的装置出了毛病。他似乎不是总工程师，而是握着灭火器的消防队员，一味“救火”……独独这一回例外，他倒逍遥自在，跑到温泉学习去了。

天色暗下来，小小的铅字看不清了，已过了约定的回归时间，静心烦躁起来。她丢开杂志，踱着拖板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焦躁不安随着走动有增无减。她开始设想可怕的车祸，恐怖的溺水，还有平地摔跤、突然中风、猝发

脑血栓，接下来是高空坠下的花盆、瓶子、竹竿什么的砸中脑袋。她以文学家特有的想象和笔力，为丈夫描绘着一幅幅血肉模糊的场景。她的心怦怦乱跳。她觉得丈夫永远不会回来了。她想哭，哭不出声。她竭力宽慰自己：每回他到来之前都要心惊胆跳，可每回他都平安无事地回来了。可是，她立刻又否定了自己：说不定这一次……常常是这样凑巧，你没有想到，没有准备，偏偏，事情就发生了……

她突然质问自己：还待着干什么？她慌乱换上鞋子。去哪里？怎么找回丈夫？她不知道。重要的是快快行动。她猛然拉开了门

她惊呆了。

丈夫，她的总统，奇迹般地站在面前，笑咪咪地瞅着她。

“我以为你死了！”她真想大哭一场。

“我死过无数次了。”许融一眼看穿妻子刚才又把自己投进假设的天灾人祸里肆意自我折磨，连他上楼的脚步声也没听到。

“你总是这样，神经质。”许融扫了静心一眼，那眼神只有丈夫对妻子才会有。那是又疼又怜，没有距离，完全进入无差别境界的一瞥。

许融放下轻便的行囊，走到饭桌前。他朝几盘菜膘了一眼，嘻嘻笑道：“很抱歉，我不是你的忠实‘读者’。”他举起筷子，越过芥兰菜和土豆，瞄准了一个圆嘟嘟的草

菇，挑到嘴里。

静心尾随着丈夫。对他终于回到自己身边已经心满意足了。她脸上漾着笑意，任凭丈夫奚落。许融知道尖刻执着的妻子这时刻具有何等惊人的宽容，你即使闯入她的禁苑，碰撞她主编的举世无双的《笔耕》也无妨。

“你胖了。”

静心凝视着他嚼动着的嘴巴。他的嘴唇丰润优美。五十岁了，可看上去他还是那样年轻，那样神采奕奕。他漂亮，优雅，颇令女人着迷。

“当然，”丈夫放下筷子，“你想想，那是什么环境！简直是休养。”

静心当然能想象。长年累月生活在工业区，日日夜夜泡在肮脏的灰蒙蒙的雾气中，骤然来到温泉，来到泉水叮咚、绿树葱茏的世界，那真象一步走进了天堂，连空气也恍若玉液琼浆。光是空气清新，就足以延年益寿。

“我打网球，天天打。”许融得意而神秘，象透露天大的秘密，连眉毛也扬了起来。

“网球？”静心瞪大了眼睛。

他们就是在网球场上认识的。

那是个美丽的小岛。四面环水，到处栽着热带、亚热带的花木，在花丛树影掩映中，是一幢幢外国人建造的漂亮的洋房和有着尖顶的教堂。面临白鹅潭的江边，有一个占地二十亩的网球场。

静心的家就在小岛附近。她常常跑到网球场玩耍，把粉红的、紫色的花儿摘了，放到嘴里吮花蜜。一位姓廖的教练看中了她，教她打网球。她生性机灵，一上场就进入亢奋状态，从头发梢至脚掌，每一个细胞都充分调动起来。“素质、状态很好！”廖教练很高兴。每天天不亮，她准时来到球场边上那间平顶白房子的窗下，大声叫唤：“廖指导，我来啦！”“唔，去跑步，五圈。”窗内传来廖指导睡意朦胧的声音。小静心把书包甩到休息亭的长椅上，绕着长方形的球场跑起来。

廖指导迈着教练员特有的稳健而若有所思的步子走出来了。他提着一对球拍，把小的递给她，两个人默默地旋开夹着拍面的木夹子。然后，分站到球网的两边，正手、反手、发球、接发球、空击、上网，逐样逐套地练起来。太阳出来了，升到小白房的顶上了，小静心才背上书包，一路小跑向学校奔去。

两年过去了，小静心的球艺随着她的身体成熟了。她不再是吮花蜜的小女孩，而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廖指导准备了一篇话要对她说。说什么呢？说她是未来的全国网球冠军吗？对，正是这样。她只要在专业队严格受训一年，就完全有把握夺得桂冠。他心中有这个数。这正是他两年来苦苦追求的目标。是时候了，该摊牌了——然而，静心跑来了，她飞一般地跑到教练跟前，象一只采到最香最甜的花蜜的蝴蝶。“廖指导，考上了，我考上了，文学系。”她娇喘微微，把录取通知书高高举到教练面

前。

廖指导象突然遭到了暴风雪的袭击，好一会才怔怔地问道：“你爱文学？”

静心深深地点头，甜甜地笑着。巨大的满足使她全然无视教练的异样神色。

完了。廖指导无可奈何地伸出手，接过通知书。这张岭南大学的通知书，也是一张判决书。它一出现，就宣判了这位未来全国冠军的消失。他默默地把通知书交还她，一言不发。何必说呢？既然球场上几百个风晨月夕都不能触发她萌生运动生涯的念头，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以后还打球吗？”

“当然！”静心喜孜孜，一点儿察觉不出教练的冷淡。“星期天就可以来。”

廖指导浮上一丝苦笑。

这天，她又来了。

她穿着洁白的运动衣裤，站在底线上。

她发球。左手轻轻一抛，毛茸茸的小白球越过头顶，她把球拍拉到身后，柔软的腰肢深深向后拗弯着，高高耸起的胸脯呈着清晰动人的侧影。那是搏击前静止而凝聚的一瞬。

这一瞬被一双美目摄住了。命运之神把许融带到这里，他象偷窥仙女沐浴的王子，浑身热血沸腾，他陡然升起了要击败所有对手的狂热。他不顾命地东奔西跑，不知疲倦地左一板右一板，直打得大汗淋漓。当他雄赳赳地从

球场上走下来，他确信自己已引起了她的注意。因为他发现，她舒舒服服坐在休息亭的藤椅上凝视着他。

他走近她。

她劈头问他：“你怎么象个疯子，打得毫无章法？”不知为什么，他的拙劣表演竟使她这样难过。

大颗大颗汗滴从他全身各个部位汹涌出来，他觉得快要虚脱了。

她站起身，拿起她那个小巧的球拍。“应该这样打。”她正手、反手的一下下做着示范。她的姿势是那样标准而优美。

他们这才知道，他们同在一个大学学习，许融是发配电专业的四年级学生，是校队网球选手，还有一年就毕业了。那一年，静心芳龄十七，许融齐头二十。

毕业前夕，他把一本小说递给她，请她读后写一篇感想。“我希望三天后能读到您的读后感。”他出乎意外地平静。他为自己的别出心裁而沾沾自喜。

然而，他错了。他立刻发现这种表露心迹的方式愚蠢透顶。这无异乎把自己丢到油锅里慢慢煎熬。

他故作镇静，准时来到图书馆那个最安静的角落，象往常一样翻开书，一行行地读下去。方块字，阿拉伯字母，代号符号，公式，象一股源源不断的溪流在他眼皮下流淌。一页读完了，那清晰的溪流就象流过一块滚溜光滑的石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完全不知所云！他懊丧地抛开了书本。

他跑去游泳。他泡在水里，伸出四肢，手脚机械地划

动着，毫无意识地再现着往昔那标准的自由式。可是，他总是碰到别人身上。我怎么啦？他茫然若失，不知所在。

他思念她，巴望在校园的林荫道上碰上她（平常，她总在这幽静的校道上来回往返，到教学楼、图书馆、饭堂去，或者从那儿回女生宿舍）。终于，一群女学生吱吱喳喳地从远处走来了，他却突然地弹起来，还未看清里面有没有她，就惊恐地钻进小林里，抄小路跑掉了。

三天终于过去了。

今天就要接受命运的裁决。许融不敢离开一步，一个人留在宿舍里等着。他相信信使将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窗口，把夹着香笺的小说送给他。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白天眼看就要过去，依然毫无动静。

黄昏，他收到一张纸条：

七点。竹圃。

竹圃是一个奇异的地方。许融正是在那里获知世界上竟然有方形的竹子。

晚饭只吃了几口。洗过澡，换上的洁白衬衣立刻又汗湿了。他急匆匆来到校园东区，走进竹圃。

静心已等在那里。

“学生应考，不敢来迟。”她说，语气充满戏谑意味。

许融的脸抽搐了一下，想笑，笑不起来。

静心把书还给他，冷笑道：“小说当瑶琴，堪称一绝。”

许融脸红了，讷讷道：“你读了……？”

“限时交卷，哪敢不读？不过，对不起，我没有笔答，我想面试。出题目吧？”她微微扬起头，双手交叉着放在身后，一副学生恭候老师提问的样子。

许融久久说不出话。她就是这么聪明、俏皮，富于个性。他爱的正是这一点。

他偷偷地斜了她一眼，只见她迎风挺立着，淡蓝色的旗袍合体地贴在身上，勾勒出她那健康美丽的体态。路灯把淡淡的灯光洒到她身上，象给她披上一层金霞。

她今晚真美！美得令人心醉。

“我，我……”

许融难以启齿，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太聪明了，他不是她的对手。他简直无法招架。

她嘴角挂着嘲笑，说：“我给你提示吧。不过，你得先把一条腿跪下去……”

他的脸刷地白了。那小说里的主人公就是跪下一条腿向女主角求爱的。他的心冷得发抖。他憎恨自己瞎了眼，她的追求者足足有两打，她毫无理由要看上自己。去年第一次见面，她不是直截了当地把狂热失态的自己斥为“疯子”么？他不是后来无数次的交手中，从她一板置人死地的扣球里不止一次地领略过她气质中凌厉的内涵么？她是很厉害的，她要奚落人那是绝顶刻薄的。他不敢抬眼，他为这即将爆发的爱情悲剧瑟缩一团。他等着她的残忍加身。

沉寂。没有动静。仿佛翠竹青草，大自然的一切，都惊恐得骤然地遁了。

许融疑心她走了。他抬起头。

她仍旧挺立着，两眼含着晶莹的泪水。

“为什么，为什么爱我？我不漂亮，也不温柔……”她把“爱”字咬得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都说男才女貌，你有才有貌，为什么偏偏找我？……”她突然露出了羞涩，脸颊象抹了胭脂一样娇艳。

许融笑了——经历了九死一生后还未完全苏醒过来的痴愚的微笑。

他冲动地拉过她的手，紧紧握着。“不要说了，我爱！和你比起来，我一文不值。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象你这样的人了。”

他把她拉近自己。

静心猛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男人气息扑过来；感受到他身上潜伏的原始的野性。

二十九年过去了，能够燃烧的激情已被岁月的流水一点一滴浇灭了，情感的波涛变得舒缓而深沉。在共同生活的漫长的日子里，他们再也没有摸过网球。想不到，他现在居然重操“旧业”。

“还会打么？”静心问。

“怎么会？”

“骗人！我保证你连球都看不到。”

“是看不到。可慢慢，一切都恢复了。”

静心因胜利而骄傲地扬起脸，那神态在说：你休想骗得了我。

“吃饭吧，”许融轻轻推推她，把金属凳搬到饭桌旁。

“等会儿，小灵还未回来。”

小灵是她的宝贝弟弟，五官科医生，一只寄人篱下的薄命小鸟。

“大大、小小不回来吧？”

“不回来。”

大大和小小是他们的孩子，一对孪生兄妹，同在市郊工作，周末才回来。

“那我先洗澡。”

许融走进了洗澡间。

二

许融一眼看出小灵身上奇异的变化。这变化全然不在他刚理过发，而是在他的神采中流动着从未有过的愉悦和激动，隐隐的还夹杂着渴念。

“嗯？！”

许融饶有兴味地打量着小舅子，偷偷地与妻子对了一下目光。

静心忙对弟弟说：“快洗手，吃饭。”

小灵本不好意思地笑笑，走进了洗澡间。姐姐还是这样，把他当作孩子。

“他怎么啦？好像是……”许融低声问妻子。

“准备相亲。明天晚上。”

“他肯？”

“当然肯！”妻子一脸得意。

真是大出许融意外。小灵是静心唯一的弟弟，是个脾性古怪的人。经历过一段绝望的爱情之后，变得对一切姑娘都很冷淡。静心给他提过几次亲，他都拒绝了。此后，谁也不再提他的婚事。可是最近，小灵突然感到了孤独，尤其是到了晚上。静心悄悄对丈夫说：“他的偶像倒了，不了情终于了结，可以给他提亲了。”许融当时仍然疑惑。现在，果然……

“谁家的姑娘？”

“李大姐介绍的。听说不错，三十五，正好。”

当然正好，小灵整整四十岁了。

夫妻俩继续轻声交谈着，毫不担心小灵会突然走出来。他饭前洗手跟上手术台前作双臂十指消毒一样，不到十五分钟不算数。

刚刚吃过饭，门铃响起来了。

小灵去开门。

一个高大挺拔的身躯在门外幽暗的楼道里出现了。

“范师傅！”

许融叫起来，立刻起身，快步迎上去。

范师傅点点头，嘴巴咧了咧，露出一个古怪的微笑，伸出粗壮厚实的大巴掌，轻轻握住了许融伸过来的手。

在奶白的灯光下，范师傅斑白的两鬓清晰地显现出

来。他迟缓地接过静心双手捧过来的茶，慢慢地坐到沙发上，同许融隔着一张茶几。

许融递上烟。

范师傅默默地接过来，点上。

“吃过饭了？”许融探过身来问。

范师傅点点头。他始终不说一句话。

“你怎么啦？”许融到底忍不住了。

范师傅抬眼望着他，目光悲戚而哀怨。

许融内心一震，紧张地瞅着他。

范师傅低了头，“汤家富……死了！”话未说完，两眼涌上泪水。他哽咽了好一会，又说：“触电。全身焦黑……”

许融浑身一冷，瘫倒到椅背上。又一挺，全身倾过来。

“在哪里？什么时候？”他的喉咙象堵上一块浓痰。

“在强力。昨天下午，四点二十七分。”

许融重新瘫倒在沙发上。昨天，四点二十七分，他正好在球场上，说不定就是他打出那漂亮的扣球的一刹那，那绝妙的一板直叫他得意了好一会。他内心突然涌上一阵刻骨的厌恶。他憎恨自己，憎恨网球。“再也不打了！”他在心里狠狠地发誓。

许融闭上眼，泪水沿着眼角滴到脸颊。脑海里象过电影似的，推出几组特写镜头。

一九五二年。